

# 香港人

“香港人”现在是大行其道了。仅仅在十多年以前，香港的左派人士至少在笔下要避免“香港人”的。据说，这样的称呼有可能助长“港独”的声势，有独立成词的“香港人”，就有人会利用来制造“独立的香港”也就是“香港的独立”的借口。其实这是过分地敏感，多余的顾虑，人们说香港人，意思和说广州人、上海人、天津人、北京人……差不多，只是不带政治色彩的地域性的概念。

但也的确有人动过“香港独立”的念头，这念头至今可能还是极少数人心焉向往的，只不过从来都不能成气候，这和“台独”一样不得人心。

现在由于提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“港人治港”的特殊政策，就以新的意义肯定了“香港人”的地位，它是可以确立，需要确立，而无需敬而远之，避之唯恐不及的。

香港人，其实就是住在香港的人。当然，不算那些暂时的过客，这只是指那些比较长久居留以至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死于斯的永久居留者。

根据港英官方的规定，住满了七年的，才可以算得香港的居民。

根据港英官方的统计，到一九八三年底，香港有人口五百三十四万四千四百人，还不到五百五十万。但一般估计是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，恐怕已经有六百万上下。有人甚至怀疑不会少于七百万人。

这近六百万人中，百分之五十七点二是严格意义的香港人——在香港出生的人。在这近六百万人中，中国人大约占了百分之九十八，外国人只占不到百分之二。中国人大约有五百八十万或更多，外国只不过十万多人。而英国人只有近两万（不算军队），比菲律宾人还少，菲律宾人近两万五千。外国人中居于第三位的是近一万五千的印度人，居于第四、五位的是近一万三千的美国人、日本人。算上七八千军队，英国人才能以近三万人居于第一位。英国人一直以百分之零点五还不到的极微弱的少数，在这里统治着百分之九十八还不止的最大多数的中国人。

在这个英国人长期反客为主的地方，两百多中国人中才有一个英国人，也许是为许多人要感到意外的吧。

中国人中，最多的当然是广东人了。出生在香港的人，他们的“乡下”大多是广东（“乡下”就是广东人口中的家乡、原籍）。广东人中，顺序而下是广府（广州一带）、四邑（台山、新会、恩平、开平）和潮州。外省人中，最多的是福建人，多数是侨眷。

香港的土地只有一千零六十六平方公里，而人口近六百万，平均每一平方公里有四千九百七十二人（实际是更多，超过五千人）。香港如果不能在世界人口最稠密地区中名列第一，也至少可以拿到一个“之一”。一平方公里五千，这是市区和郊区分摊而显得少了的平均数字，如果只算市区，每平方公里是二万

八千四百七十九人；如果只看市区最稠密之地的深水埗，就是十六万五千四百四十五人。一平方公里有十六万五千多人密密麻麻生活于其间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拥挤？（广东人说“挤拥”，不说“拥挤”）这一些都是根据一九八一年的统计而得出的数字。现在这数字只会上升，不会下降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中国人中，有三百多万人拿的是英国护照。根据港英官方的规定，凡在香港出生的，就发给英国护照，这是强迫性的，除非受到本人坚决地拒绝。再加上一些外来的人申请加入英籍，拿护照的就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了。但是，有了香港本地发出的英国护照，并不等于就有了英国公民的资格，这些护照是低于一般英国护照的，这样的护照是次等货，拿这样护照的人当然也是次等人。“大限来时各自飞”，拿着这样的英国护照的人是飞不进英国成为移民的，这才有一些议员先生去伦敦呼号求助，要求在一九九七年的“大限”之后，拿有这样护照的香港人也有权移民英国；结果是“撞正大板”（广东话，大碰钉子），没有得到准予升级的满足。

在中国方面，边防站检查出入境旅客的证件，早就没有把拿有这样英国护照的人当做英国人对待，英国护照归英国护照，持有之人依然是香港同胞，享受对港澳同胞应得的待遇。

不过，这样的英国护照也有一种便利，当你要去西欧共同体国家旅行时，可以省去了事先送照签证的麻烦，旅行中由一国进入另一国，看看护照就可以放行了。

在香港，以前不太听人谈祖国，只是有时听到有人说“祖家”，指的是英国。不叫“祖国”而叫“祖家”，是“家”而非“国”。而谈到中国时如果不说“乡下”就说“内地”、“大陆”或“祖国”，这时才是国。这多少反映出来，香港人一直就把中

国看做自己的祖国的，并没有“数国忘祖”，至于英国，不过“祖家”而已，虽然也带了一个“祖”字，却只是比国为小属于另一层次的家。就是叫英国做“祖家”的也还是极少数的人，不少人口头上流出“祖家”的称呼时，往往是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的。

香港人都知道，这地方原来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宝安县的辖区，是可耻的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英国占去的（其中一大部分美其名曰租借）。老一辈的人口中，往往“省港澳”并举。省是省城广州，港是香港，澳是澳门；这称呼和把原籍称为“乡下”一样使人有一种亲切感！广东人问人原籍，是说“乡下系边处”（乡下是哪里），或“府上系边处”的（“边”就是哪，“边处”就是哪里）。

“树大有枯枝”。当然也免不了有真认英国为“祖家”的人。留美华人女作家木令耆有一个短篇《边缘人》，就是写她在英国遇到一位同是黄皮肤的大学里的学者，当她问他是中国哪里人时，他以地道的牛津口音回答：“我不是中国人，我是香港人。”他不能在自己的同胞面前，在自己的黄皮肤，黑头发……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面前，自称是英国人，就居然这样应对了。在小说家的笔下，这样的人因此成了“边缘人”，就像一些新的学科被称为“边缘科学”一样。

其实，香港人并不是边缘人，只有那种抱有“我不是中国人”心理的，那才成了微妙的“边缘人”。这样的人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香港人中，只是极少的极少数。

大多数香港人是以中国的骄傲为骄傲，以中国的光荣为光荣的。中国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，和北京的代表团终于坐上了联合国的议席时，香港人也一样在分享中国人的自豪和光荣。

就是当不到百分之零点五的英国人还是“治人者”时，大多数香港人不也是以中国的“乡下人”自称么？更不要说将来要“港人治港”了。

中国知网